



zhongguo zhenqi
dongwu gushi congshu
中国珍奇动物故事丛书



雏鹰展翅
刺猬白环儿
红麻雀
冰山褐马鸡
银鼬
母猪王
聪明的豺狗

鹿 崽

一只孤独的大雁

雏鹰展翅

● 梁 泊 著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HUBEI SHAONIAN ERTONG CHUBANSH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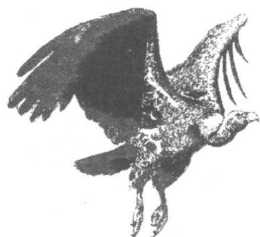


zhongguo zhenqi dongwu
gushi congshu
中国珍奇动物故事丛书

雏鹰展翅

chuying zhanchi

● 梁泊 著



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 BEI SHAO NIAN CHU BAN SHE



目 录

雏鹰展翅 / 1

刺猬白环儿 / 17

红麻雀 / 27

冰山褐马鸡 / 38

银 鼬 / 49

母猪王 / 64

聪明的豺狗 / 74

鹿 崽 / 85

一只孤独的大雁 / 102





C · Y · Z · C

雏鹰展翅

—

黑水河上游有座蝙蝠山。那山很险峻，高耸入云，靠近河的一面，有个千尺崖，陡峭如壁，石质平滑如镜，只有接近崖顶的地方，有个石台，使人很难接近。

我很淘气，曾经攀过壁，石台上有灵芝，我采到过，但那是很吓人的，站在台上下望，谷深莫测，头昏脑涨，双腿发软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下来的。

千尺崖下是一片茂密的树林，林中有众多的鸟兽，常有小屯中的猎人出没，我的二叔就是这里的常客，一年四季，他都常在这里。

小屯子以黑水河而得名，但住户不多，只有稀疏疏的 6 家人。爷爷生前不主张分家，所以至今，二叔还和爸爸住在一起。爸爸务农，二叔却生来喜欢打猎，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，他继承了爷爷的一杆老猎枪，就以此为生。

二叔没孩子，他对我很好，从小就带我进林子，还逮小鸟和松鼠让我玩，就是外出狩猎，也常带着我，还



叫我小尾巴。

近一阵子，他被林中的野狐狸迷住了，早出晚归，整天不回家。

几天前，我独自一个去了树林，坐在倒木上，用草茎编蝈蝈笼子，附近有窸窣窸窣的响声，抬头望去，只见一只兔子在树后吃草，三瓣子嘴一动一动的，两只长耳朵摇来摆去。

“你的胆子够大的啦！”我小声嘟哝了一句，继续编我的笼子。

兔子怔怔地望着我，不时掠上一口嫩草。

突然，树林里静下来，我环顾四周，只见空中飞来一只老鹰，它舒展着翅膀，一圈一圈地飞翔。它看见了兔子，就不顾一切地俯冲下来。

兔子可不是老鹰的对手，虽然它没命地奔跑，可老鹰敏捷，比它速度快，只一会儿工夫，便将兔子按在爪下了。

大概老鹰窝中有崽子，它并没吃兔子，而是双爪





抓着，振翅飞起来。真不知道老鹰什么时候得罪了乌鸦，刚才还呆头呆脑蹲在榆树枝上的鸦群，“轰”的一声飞起来，它们“呀呀”叫着，团团把老鹰围起来。

这是一场我没有想到的激烈战斗。

乌鸦们铺天盖地，向老鹰发起攻击，个个把嘴巴啄向老鹰，一批退下去，又一批冲上来，把老鹰围在中心，飘飘扬扬旋起几片羽毛，忽而滚向高空，忽而跌落低处。

老鹰固执地抓着它的兔子，不肯松爪。因此，它无法抵御乌鸦的进攻，只能左冲右突，寻找逃脱的机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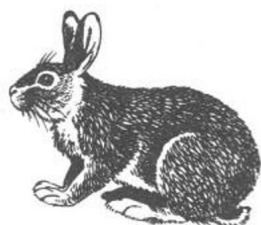
“嘿！嘿！嘿喽！”我乍开双臂吆呼，想驱散疯狂的鸦群。

但乌鸦不为所动，继续围攻。“哇呀——哇呀——”，狂叫不止。

一个多钟头之后，只见一个烟褐色的东西，从鸦群中坠了下来，落在草地。我跑过去一看，发现老鹰完蛋了。它被啄得满身伤痕，依然抓着它的猎物。

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

兔子：哺乳动物，耳长尾短，后肢长于前肢，善跳跃，跑得很快，喜欢掘洞而居。兔子的种类较多，外形基本相同。



二

我拣了一只兔子，也算意外的收获。回来的路上，我遇见了挑着几只雉



鸡的二叔，我把树林里的鹰鸦恶战告诉了他：“乌鸦攻击老鹰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一定是老鹰侵犯过乌鸦的利益，它们是报复！”二叔说。

乌鸦为什么要报复？我不知道，但老鹰确实死了，它至死也没放弃那只兔子，这说明它窝中一准有鹰雏，如今那饥肠辘辘的雏鹰会怎么样呢？

我随二叔一路走着，一面仰脸朝天望着天空，再也没有老鹰的影子了。来到千尺崖下的时候，突然传来“啾啾”的叫声，抬头望去，只见崖顶有个硕大的巢，毛扎扎的。

“二叔，你瞧！”我用手指着。

二叔肯定地点了点头：“是鹰巢，有小鹰叫，它肯定是那死鹰的孩子！”

“怎么办？它会饿死的！”我替小鹰担心起来。

“让我想想！”二叔并不着急。

我焦灼地等待着二叔拿出一个救助雏鹰的办法，可他好像无动于衷，整天哼哼呀呀地唱。第二天过去了，我不想等了，就去找他。

“二叔，你怎么磨磨蹭蹭的？”

“来！我跟你说话！”他笑容满面，“只有一个办法，把鹰雏抓回来养着，再说，我也需要一只猎鹰！”

我瞪大了眼睛，心中一动，二叔打雏鹰的主意了，我料到了这一点，他是个猎人，当然，心里想的是猎物。千尺崖一带，虽然动物多，但遍地是灌丛、乱树棵子、互相纠缠的野藤野葛，有时明明看见了兔子，还没开枪，兔子往树毛子中一钻，就再没踪影了。



二叔不止一次说过：“我得养一条猎狗和一只猎鹰！”

不久前，他找到一条猎狗，那是一条退役军犬，他很满意，因为这条叫大青的狗，受过正规训练，追、咬、扒、赶样样都精，而且懂口令，动作毫不走样。

二叔确实猎得禽兽多了，但也有失手的时候，一次山中闹狐狸，大青冲上去，但狐狸四散逃开，猎狗只能追一只，而那老狐狸十分狡猾，在树丛中绕来拐去，摆了个迷魂阵，骗了大青，而后逃脱了。

“一定要养只猎鹰！”二叔横下一条心。

如今，他寻到了机会，怎能不动心思呢！我明白了，二叔两天不动声色，为的是饿着雏鹰，是吊它的胃口呀！

有什么办法呢？还是先救雏鹰要紧，我说：“你就去捉呗！”

二叔跟我套近乎了，他把手搭在我肩上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这可得借助大侄子你了，你不是攀过千尺崖吗！二叔求你啦，凭咱爷俩的交情，你不会拒绝吧！”

“我怕跌下来摔死！”我说。

“二叔保护你！”

我说什么呢？碍于面子只好答应了。



老 鹰：猛禽，一般指鹰属鸟类，也是鸢的俗称。性凶猛，捕食小型兽类及其他鸟类。颈短，目光犀利，上喙呈钩形，足趾长且有钩爪。有人训练它们帮助捕猎，称为猎鹰。



三

早晨，公鸡叫过不久，二叔把我叫到他屋里，拿出两根竹竿，一根是本色黄的，端部固定一个铁钎子，尖部有个小倒刺，另一根是涂过漆的呈绿色，一端拴了铁丝套，他比比划划给我做了示范，这就是捉鹰的工具，我一看就明白了。

“会用了吗？”二叔追问我。

我嘿嘿一笑：“别小瞧人了！”

二叔为了表示犒劳，他从厨里拿出方方的一块粘糕，说是二婶从娘家拿来的：“吃吧！挺好吃哩！”

我呢，也不客气，不吃白不吃，伸手接到手里了。

早饭后，太阳升上蝙蝠山，二叔挎着一团绳子，站在院里喊我：“走啦，趁天凉快！”

我应声走出门来，随着二叔，踩着卵石走过黑水河，其实，河水并不是黑的，而是河床里大大小小的石头，都呈黑色。沿河上行，只有二里路，就来到千尺崖下了。

千尺崖陡得吓人，瞧着都眼晕，我寻视了几眼，找好路线。二叔将绳子系在我腰上，结了个死扣。我就像壁虎一样往上爬了。

“手要攀住，脚要蹬牢！”二叔嘱咐着，他也是提心吊胆的，万一我掉下来，他对家里可没法交待的。

“知道啦！”我答了一声。

这峭壁可实在难爬，左顾右盼找着凸凹点，攀一步蹬一步，幸亏我年纪小，身体灵巧有弹性，一步步爬高了，长长的绳子拖在下边。



我气喘吁吁地，终于爬上石台了，站直身子朝二叔招了招手，然后，二叔把竹竿系在绳子上，我拉了上来。

崖头的鹰窠内静悄悄的，我真担心雏鹰已经饿死了，我把黄竹竿从绿竹竿的套中穿过去，铁钎上已串了一块鲜肉，同时举起来，伸向鹰窠。

雏鹰没有死，但已饿得昏头昏脑了，它发现了竹钎子上的肉，一头扑过来，吞在嘴里，伸长脖子，狼吞虎咽地往下吞。我伸伸黄竹竿，雏鹰不松口，两爪牢固地扒着窝窠，扇着翅膀儿。

我借它伸长脖子的机会，把绿竿向上送，一下子就套在雏鹰的脖子上。我往下拉，雏鹰往上挣，它抵御着人的力量，扒下几根窠上的枯枝，不太情愿地跌了下来。

用绳子绑住鹰爪，从崖上垂下去，二叔很高兴，直朝我伸大拇指。我没急于下去，在石台上寻了个遍，看看是否有石灵芝？可惜，什么也没找到。

我总算下来了，完成了一件大事，二叔是心满意足了，他拥抱着我，并且用手掌擦了我额头的汗。雏鹰已被他安置在篓筐里了。

“你替二叔干了件大事！”二叔笑着。我说：“你要善待雏鹰！”

乌 鸦：鸟类，通常羽毛全黑，有少数种类身上有白羽。多群居在树林中或田野间，以谷物、果实、昆虫等为食。这是一类很聪明的鸟类。





“你放心，我对它会像儿子一样的，你可以监督！”

“一定！”

二叔背上篓筐，一手提绳子，一手拿竹竿，他什么也没叫我干，就一起回屯了。

四

二叔把雏鹰关进一个铁笼子，摆在他堂屋地上，并且杀了一只生蛋的母鸡，把血淋淋的肉塞进笼子，还摆了个水罐。

“吃吧！我不会亏待你的！”二叔从没这样温柔过。

雏鹰毫不理睬他，扑楞着翅膀，一次又一次地撞向铁笼子，嘴喙出血了，眼角秃了羽毛，爪子露出了鲜肉。

“野性还不小哩！”二叔笑了，他喜欢的就是这样的鹰。

雏鹰不停地撞击铁笼子，对鸡肉瞧也不瞧，它不吃不喝，用自己的生命抗争着。它折腾了一天一夜，待力气用尽了，便铺开翅膀，趴伏在笼底上，半张着嘴，呼呼喘气。

大青狗悄悄走进来，两眼瞧着雏鹰。

二叔拍着狗脑袋：“你不许招惹它！”

“汪汪——”大青狗很懂事，摇头摆尾答应了。

二叔走后，二婶养的老狸猫，从门洞中钻进来，凑近狗的身边，弓着腰，竖起大尾巴，两眼紧盯着。

雏鹰依旧趴伏着，无动于衷。

狸猫变大胆了，凑近铁笼子，抬起一只爪子，一下又一下地拨拉着雏鹰嘴边的鸡肉。大青狗不干了，朝猫



吼了几声，用嘴巴拱了它一个滚儿。

狗和狸猫的不和谐打斗声，激怒了雏鹰，“扑楞楞”一阵响，用翅膀抽向狸猫，被笼壁挡住了。狸猫吓了一跳，扭头跑开了，钻进柜子底下，只露出一双惊悸的眼睛。

傍晚，二叔提着老鼠进来，雏鹰还在抗拒着，它已没力气了，依然趴伏着，气息变得微弱了。

二叔有点担心了，把死鼠塞进笼子说：“喂！小朋友，别固执了！”

两天、三天过去了，直到第四天，雏鹰一滴水未进，一口食未吃，它连睁眼的力量也没有了，它处于昏迷之中。

大青狗又来了，它默默地注视雏鹰，并将耳朵贴近铁笼仔细听着，分辨着，一点声息也没有。它以为雏鹰死了，便大声吠叫起来，“汪汪——汪汪——”

我和二叔一起跑来，见此情景很是焦急，对二叔说：“这样不行，得让它吃东西呀！”

“我也着急呀！”二叔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。

二叔打开笼门，把雏鹰抓出来，双眼审视着，用手摩挲着它的胸脯，“怎么办呢？”二叔的眼珠子转起来，他“嗨”了一声，忙去卧室翻出一支注射

你知道吗？

一般情况下，狗和犬是一回事。如果细分则“大者为犬，小者为狗”。没有人把“哈巴狗”称为“哈巴犬”，也没有人把“警犬”称为“警狗”，道理也许就在这里。



狸猫：一指家猫。一指丛林

猫，野生猫科动物，型似家猫，体毛浅棕色，腿部和尾巴有黑色或深褐色斑纹。本文指家猫。

器，把针头拔掉，抽进一管羊奶，把鹰嘴掰开，缓缓注射进去。之后，把雏鹰放入帽子，摆在炕上。

“走吧！会有效果的！”二叔挺有信心。

我不放心，躲在室外注视着动静。

雏鹰胃里有了食物，果然奇迹般地苏醒过来，它睁开眼睛，蹬蹬爪子，站起身来，好奇地东张西望，眼神突然停住了，它看见了窗外瓦蓝色的天空，这仿佛是一支兴奋剂，给它注入了活力，精神抖擞起来。

只见它双翅乍开，一头向玻璃窗撞来，“砰”的一声，跌了下去……

五

我觉得雏鹰妥协了，它开始进食。

二叔也确实很精，自从注射羊奶成功后，他又想到了填鸭的办法，去河滩挖蚯蚓，捉老鼠做肉粥，强行给雏鹰填充。这是不可抗拒的，尽管雏鹰不断作呕，可吐出来的只是一些粘稠的胃液和零星的肉渣，更多的食物营养还是留在体内了。

雏鹰明显的胖了，肌肉隆起来，羽毛发亮了，它无法抗拒，只好变驯顺了。过了一阵子，它也吞食肉块了。

二叔很是得意，他朝我挤眉弄眼，不厌其烦地调教雏鹰，还有时带它到屯外去。雏鹰不再反抗，乖乖地受人摆布，两眼亮得好像小灯笼。

雏鹰变成一只真正的小鹰了。

二叔带它去野外学飞，一次次被掷向天空，它扇动着双翅，支撑着身体的平衡，一次又一次，小鹰的翅膀



变硬了，可以挥动自如了，很快可以飞一段距离了。

二叔又有了新招法，开始饿着小鹰，还带上了脖卡，把小鹰放出去，待回来后，摘掉脖卡，喂给它一块肉。

小鹰会飞了，已经飞得很熟练。二叔让它去树林飞，任它捕鸟。就在这时候，又出现了小麻烦，一次飞行之后，小鹰没有回来，它落在树林里了。一准是树林唤起了它的天性。

“大青！去把小鹰找回来！”

猎犬一溜烟儿，跑进了树林，我也想知道小鹰的情况，跟进了树林，小鹰落在树枝上，一动不动，猎犬看见了它，狺（yín）狺吠叫，小鹰扑啦啦飞走了。

猎犬继续追撵。这一次，小鹰落入草地里，它昂首观望，猎犬又扑过去，小鹰绕着圈子蹦，不久，再次飞上树去，它和猎犬打起了游击。

小鹰看见了我，它高飞了，只盘旋了半圈，便飞远了。猎犬很固执，也许它记住了主人的命令，向树林深处跑去。我又看见小鹰时，它呆在枝头上，旁若无人地不动了，任凭猎犬不停地吠叫。

二叔听见狗叫声，他也追来了，仰脸向上：“鬼东西！你会回来的。”

我不知二叔为何这样自信，小鹰开始用嘴喙梳理它的羽毛，傲慢地观看四周，它根本没把主人和猎犬放在眼里。

就这样僵持了两个时辰，有一群彩色羽毛的雉鸡，拖着长尾巴，“咯咯咕咕”地从远处穿林而过。小鹰受到诱惑，展翅追了过去，它疾如闪电，很快追上了雉群，冲了下去，双爪张开，掠住一只雉鸡，顺势降落在地上。



雉鸡被撕得开肠破肚，小鹰衔了一块肉，吞入嘴中，但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，因为有脖卡扣着，喉咙的肌肉不能扩张，这可是它致命的障碍。

小鹰弯着头，用喙夹住脖卡，甩着脑袋撕扯，但毫无办法。最后，它又屈服了，丢掉了雉尸，不太情愿地飞回到二叔肩上。

“想背叛我吗？哈哈，我有紧箍咒，你就是孙悟空，也得活活饿死！”

小鹰变乖了，它老老实实蹲着。

六

秋天悄悄来临了。

我以为小鹰会给二叔找不少麻烦的，可出人意料的是，它老实得很，几次进树林试飞，它都猎得禽兽回来，而且它与大青狗配合得很好，很令二叔满意。

如今，到了要小鹰大显身手的时候了，满滩上的兔子，膘肥体壮，成群的雉鸡飞遍了树林灌丛，狐狸也出现了。

二叔开始熬鹰，准备出征。他整日整夜地把小鹰藏在黑暗的角落里，不饮水，不喂食，小鹰消瘦了，但更有精神，更有攻击力，两眼赛过铜铃。

终于到了出征的日子，二叔把小鹰放在肩上，然后卷起左腕的袖子，右手持短刀，“噌”地划了个口子，鲜血流了出来。闻到血腥味的小鹰，一头扑下来，啄向伤口，二叔疼得直皱眉头。

“好！是只好猎鹰！”二叔高兴了。



经过这次壮行仪式，二叔邀我同行，驾鹰牵犬，朝树林走去。

这一天，二叔十分满意，小鹰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，仅一个早上，它就捕到六只兔子。我都看过了，每只兔子的脑门上，都有一个伤口，那是小鹰啄的。

我不明白，鹰捉兔子只用双爪就足够用了，为什么还要啄上一口呢？难道……

小鹰拼命捉兔子，捉得越多，二叔就越高兴，嘴都合不住了。兔子头上的伤口，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大了，甚至有一只都露出了骨头。这可是个谜，小鹰干啥要折磨自己呢？

猎人的欲望是填不满的，二叔并不理会小鹰的行为，只顾将兔子收拢在一起。

一头狐狸出现了，小鹰飞临到它的上空，用爪子钩住狐狸的双肋，双翼拍打着，奇怪的是本该用喙啄狐狸脑袋了，它却没啄，只是挺着脖子。

“啄呀！啄呀！”二叔摇手呼喊。

小鹰依然无动于衷。

“大青！上！”二叔放开了猎犬。

待大青将要跑近时，小鹰却松开了双爪，让狐狸逃之夭夭了。

没逮到狐狸，使三叔大为扫兴，嘴

雉 鸡，又称野鸡或山鸡。雄鸟羽毛很美丽，有长长的尾翎，雌鸟尾巴较短，羽毛灰褐色。善走，不能久飞。





里嘟嘟啾啾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为弄清原委，他打了口哨，小鹰回来了。事情立刻明白了，猎鹰的喉部红肿了，已经充了血。

“哇！勒得太紧了！”二叔对我说，“它没法啄猎物了，摘下脖卡吧！”

“这是你的事！”我说。我明白小鹰的用意了，它频频扭动脖子，放掉狐狸，为的就是除掉脖卡呀！多聪明的小鹰，它竟运用了如此高明的智慧。

小鹰战胜了猎人。它展翅高飞了，根本没有盘旋，竟径直朝雾霭笼罩的千尺崖飞去，它飞得是那样好，那样矫健。

“你去哪儿？快给我回来！”二叔一边奔跑，一边大喊，不停地吹口哨。

小鹰连头也没回。

“跟上去！大青！”

猎犬四脚生风，跟在小鹰的身下跑，“汪汪”叫着。

我知道二叔的心思，只要大青能寻到小鹰的落点，他不会甘心的，一定要想办法对付它，在无计可施时，宁可一枪打死它，也不会让它逍遥自在。

好一个小鹰，它从空中俯冲下来了，乘大青不备，用翅膀尖抽中猎犬的面门，这一招太绝了，打碎了猎人的梦。

大青打起滚来，“噢噢”乱叫，它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小鹰终于自由了，它回到蓝天去了。

